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 
第五回 砍芙蓉暗諷蘆英 候城門眾譏湘子

白髮蕭蕭兩鬢邊，青山綠水總依然。人生何異南柯夢，捻指光陰十八年。 十八年，景物鮮，旃檀紫竹民塵凡。且將龍女擎珠出，鶴馭盤旋下九天。

不說退之鎖閉著湘子，且表夫人竇氏思量：「伯伯在日，朝夕拜禱天地，求得這個姪兒湘子，不料生下來整日啼哭，費盡了心神，幸而養得長成，替他娶了林學士的女兒蘆英，今已三年，並沒男女花兒，豈不是韓門該絕。常聞犀牛望月，角內生祥；蚌蛤含珠，朝陽遊戲。蘆英這般不生長，如何是好？」心生一計，喚梅香請蘆英出來，問道：「階下那一枝是什麼樹？」蘆英道：「婆婆，是一枝芙蓉樹。」竇氏道：「叫梅香拿刀來，砍了這枝樹。」蘆英道：「婆婆，莫要砍他，留下與媳婦早晚看看罷。」竇氏道：「我只見他開花，不見他給子，要他何用？」蘆英道：「婆婆，

花與人相似，人生總是花，  
雄花不結子，雄筍不抽芽。」

竇氏道：「媳婦，我說與你聽：

石上栽芙蓉，很基入土中，  
好花不結子，枉費我兒功。」

蘆英道：「

一片良田地，懶牛夜不耕；  
春時不下種，苗從何處生？」

竇氏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梅香，快請大叔來，待我問他。」梅香道：「老爺關鎖大叔在書房內，那個敢放他出來。」竇氏便把鑰匙遞與梅香，叫他去請湘子。湘子道：「夫人叫我，有何事故？」梅香道：「夫人與小姐在堂上絮絮叨叨，不知說些什麼話，叫我來請大叔去會問。」湘子只得近前相見。竇氏道：「姪兒，我娶蘆英小姐為汝為妻，只指望生男育女，接續香火。今已三載，並不生育，我心中好不憂悶。適間問他，他說汝居室情疏，恩愛間闊，這是何故？」湘子道：「嬌娘不必問我，我有詩一首，念與嬌娘聽。」詩云：

惜精惜氣養元神，養得精神養自身。

爐中煉就大丹藥，不與人間度子孫。

竇氏聽見湘子說出這話，便哭道：「我兒差矣！自古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汝年紀小小的，妻子又少艾，如何不思想接續祖宗香火，說出這等絕情絕義的話？伯伯姆姆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佛言人係於妻子，七寶舍宅之，其患有甚於牢獄。牢獄有散逸之文，妻子無合魂之理。情慾所愛，投泥自溺。人能透得此關，即出塵世，是以姪兒與蘆英相敬如賓，望嬌娘恕罪。」蘆英道：「這事羞人答答的，說他怎麼。」一溜煙跑入房中去了。竇氏扯住了湘子，再三再四勸諭他。湘子道：「嬌娘，你那裡曉得，生死事大，非同小可，古人有言說得好：

三個魚兒一個頭，同心合膽水中游。

愚人不識魚兒意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」

竇氏與湘子正在那裡絮語，恰好退之朝中回來看見了，便道：「夫人，在此說些什麼？」竇氏道：「我在此勸湘子讀書。」退之道：「湘子是我鎖在書房內的，那個放他出來？」竇氏道：「老身取鑰匙放出來的。」退之道：「湘子過來，我且問汝，汝這幾日所讀何書？所作何事？」湘子道：「仲由說：『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。』」退之提起竹片把湘子就打，道：「汝這癡呆蠢子！也曾曉得孔子說：『是故惡夫佞者』麼？」湘子道：「孔子問禮於老聃，老聃便是仙人的宗祖，道侶的班頭，孔子也不曾說他御人以口給，叔父怎的就把一個佞字兒加我？」退之道：「知雄守雌，知白守黑，便是老聃之教，老聃也何曾文過飾非？汝既要學道修真，須索要讀書明理，為何丟了黃金鑄綠磚？我只打死汝這不才畜生便了！提竹片亂打湘子一頓。湘子叫道：「嬌娘救我一救，叔父打得我太重了。」竇氏跪下勸道：「相公，你哥嫂臨終之時再三囑咐相公愛護湘子，今日這般打他，曉得的說是相公教訓這不肖子，不曉得的只說相公負了哥嫂囑咐，不看管他，望相公且饒湘子這一次。」退之哭道：「夫人，人家養得兒子，指望成人，求取功名，改換門閥，我家止有這不肖之子，又不肯讀書習上，反學那雲遊乞丐營生，耽誤青春。嗚呼老矣，是誰之愆？諺云：『桑條從小捋，大來捋不直』，怎麼教我不打這畜生！」竇氏道：「韓家只有這一點骨血，恨只恨當初錯留那兩個道人，把他哄壞了。」退之道：「我留那道人，只指望他習文學武，做一個文武全才替朝廷出力，與韓門爭氣。誰知這道人哄他出家，誤了他終身。如今再休提起這話，只是緊緊的教訓他，自然回心轉意了。」竇氏道：「相公且省煩惱，待老身慢慢勸他學好就是。」退之方才放手。

湘子回到書房中，悶悶不樂，坐在那裡調神運氣。兩個當值的近前道：「大叔不要愁煩，我們尋些甚麼替大叔解悶何如？」湘子道：「世上有什麼東西解得悶？」當值的道：「插牌、鬥草、打雙陸、下象棋、綽紙牌、鬥六張、擲骰子、蹴氣球，都是解得悶。」湘子道：「這些博戲都要耗散精神，消費時日，我不喜歡去弄他。」一個道：「吃酒可以解得悶。」一個道：「果是酒好，快些拿來，待大叔吃幾碗，把那愁都趕了去。」湘子道：「怎見得飲酒可以解悶？」這一個道：「

酒是儀狄所造，好者甘香清冽，稱為青州從事；惡者渾濁淡酸，號為鬲上督郵。春時有翠葉紅花，可以賞心樂事；夏時有涼亭水閣，可以避暑乘陰；秋時有菊蕊桂香，可以手授鼻嗅；冬時有深山霽雪，可以逸性陶情。趁著四時的景物鮮妍，攜樽挈榼，邀二三知己友人，吟三喝五，擲綠推紅，履舄雜遝，觥籌交錯，那時節百慮俱捐，萬愁都卸。

這才是：斷送一生惟有，破除萬事無過，遠山橫黛蘸秋波，不飲旁人笑我。」

湘子道：「酒能迷真亂性，惹禍招災，故大禹惡旨酒而卻儀狄，只有那騷人狂客，借意忘情，取他做掃愁帚，釣詩鉤。我卻不喜歡吃他。」一個道：「天有酒星，地有酒泉，聖賢有酒德。堯舜千鍾，仲尼百瓢，子路嗑嗑，也須百榼。李白貪杯而得道，劉伶愛飲以成仙。從古至今，不要說聖賢君子與他周旋不捨，就是天上呂神仙，也三醉岳陽人不識。從來沒有一個是斷除不吃的，大叔為何說他這許多不好？」湘子道：「你們那裡曉得這酒的不好，古來有詩為證，我且念與你們聽著。詩云：

儀狄當時造禍根，迷真亂性不堪聞。

醉時膽大包天外，惹禍招災果是真。」

一個道：「大叔，酒既解不得悶，我們領大叔到秦樓楚館之中，邀幾個知心幫閒的朋友，烹龍庖鳳，折白道綠，低唱淺斟，偎紅倚翠，直到那日上三竿，猶自鸞顛鳳倒；蝶戀蜂狂，一點靈犀沁心透骨。真個可解悶也。」湘子道：「若說起色，一發是陷人坑了，如何解得愁悶？古來也有詩為證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叫君骨髓枯。

古人又有詩專說這酒色財氣四樣的不好，我也念與你們聽。詩云：

酒色財氣四堵牆，多少迷人裡面藏。

若有世人跳得出，便是神仙不老方。」

當值的道：「依大叔這般說，人都在愁城中過日子了，怎麼得一日快活？」湘子道：「果然人是在愁城中過日子的，有〔山坡羊〕為證，你們聽著：

想人生空忙了一世，攢家財都成何濟？看看年老，漸漸把你容顏退。親的是你兒，熱的是你女，有朝一日無常來到，那一個把你輪回替？傷悲！不回頭，待幾時！傷悲！葉落歸根在那裡？」

當值的道：「大叔小小年紀，那裡去學得這許多說話來？可不辜負了老爺夫人撫養的思念。」湘子道：「你們且安心去睡。不要在此絮叨。」當值的唯唯而退，背地裡商議道：「老爺吩咐我們仔細看守大叔，我們必須小心謹慎，不可托大誤事。」一個道：「我和你假睡在門外，聽他說些怎麼言語，若是他走了出來，就一把捉住了他，通報老爺便是。」這個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大家小心仔細。」湘子在房中暗付：「叔父如此嚴謹，終久誤我修行大事。我算起來三十六著走為上著，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？」只得捱到二更天氣，脫了靴帽衣袍，挽起陰陽雙髻，穿上一領布衣，悄悄地走到寶氏房門外，拜辭道：「我韓湘自幼蒙嬌娘恩養成人，未曾報答，今日不孝拋撇了嬌娘，不知何年月日，再得相見？」又到蘆英房前說道：「小姐，我雖與你做了三年親，卻是同牀不同枕，同席不同衾，有名無實，誤你一生。今朝別你修行去，兩下分離不要悲。」湘子拜辭已罷，聽見譙樓上鼓打三更，欲要往前門走，無奈前門緊閉，只得留詩一首，爬牆而走。詩云：

懶讀詩書怕做官，日高兀自抱琴眠。

今朝跳出迷魂陣，始信壺中別有天。

到得天明，兩個當值的不見了湘子，抱著他的巾靴衣服，在那裡假哭。

退之走來，問道：「汝兩個為何在此啼哭？大叔如今在那裡？」一個道：「老爺，不好說得，怪哉，怪哉！蝦蟆生出翅來，昨宵穩穩的藏在房裡，不知幾時輕輕飛出月台？」一個道：「稀有，稀有！網巾圈兒會走，昨宵端端正正掛在壁頭，今朝光光禿禿剩得頭上一個刷帚。」退之道：「汝這兩個狗才！我怎樣吩咐汝來！汝放大叔走了出去，倒在此支吾搪塞，想是汝得了賊道人的錢財，故此放大叔跟他去了。我只把汝這兩個狗才送到官去，查問大叔下落。」兩個道：「老爺息怒，大叔既逃走出去，我們替了大叔罷。」退之道：「大叔怎麼替做得？」當值的道：「老爺沒有公子，小的們原是老爺義男，老爺另眼相看，抬舉小的們起來，就是大叔一般了。」退之道：「這狗才害瘋了！」當值的道：「我不瘋，嬰兒姪女總無功，一個姪兒容不得，如何做得主人翁？」退之聞言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湘子，你拋家棄產往那裡去了？我五十四歲無男無女，一旦閻君來召，鬼使來催，誰人在我眼前披麻祭掃？豈不痛殺我也！」有詩為證：

兩邊鬢髮似銀條，半邊枯樹怕風搖。

家有黃金千萬兩，堂前無子總徒勞。

寶氏、蘆英聽得退之哭響，連忙走出來，看見退之哭倒在地上，寶氏慌忙扶起道：「相公為何如此？」退之道：「湘子出家去了。」寶氏道：「是真是假？」退之道：「這巾靴衣服不是他的？脫下在此，爬牆去了。」蘆英哭道：「他與媳婦雖是恩愛情誼，卻是相敬如賓，從來沒有一些兒言語，諺云：『女人無夫身無主，』他如今去修行，教媳婦舉眼看何人？」寶氏道：「媳婦且自奈煩。」蘆英哭回繡房去了。退之道：「夫人，姪兒負我和你撫養之恩也不必說，只是我看見他的衣服東西，心中便要悽慘，可點火來把這些東西燒了罷。」寶氏道：「燒了卻也可惜，不如賞與當值的罷。」退之依言，就賞了張千、李萬，差他們到各府州縣，城裡城外、關津渡口、街坊市井、叢雜去處、山林寺觀、幽僻所在，遍貼招帖，尋訪湘子。

那招帖如何寫：

刑部侍郎韓，為緝訪事：照得本府原籍永平府昌黎縣，不幸今月今日五更時分，有公子韓湘子越牆走出，尋訪道師，頭挽陰陽丫髻，身穿茶褐衲衣，手敲漁鼓昌清詞，腳踏芒鞋多耳。不論軍民人等收留，酬謝青錢；沿途報信到吾廬，百兩白金不誤。右招帖諭眾通知。

招帖雖然各處分貼，畢竟湘子沒有蹤跡，退之鬱悶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湘子離了書房，爬過牆頭，黑地裡奔到城門邊。城門還不曾開，那許多做買做賣的經紀，都挨擠在城門口，等候開門。有說家中事務長短的，有說官府貪廉的，有計較生意希圖賺錢的，有談論別人家是非的，也有互答唱山歌的，也有單唱陽腔曲子的，紛紛攘攘，唧唧噥噥，好不熱鬧。只有湘子寧心定性，坐在石塊上，再不做聲。內中有一個人，手提著一盞小燈籠兒，在那裡走來走去，看見湘子不做聲不做氣，便叫道：「師父，從古來說得好：『朝臣待漏五更寒，鐵甲將軍夜渡關。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來名利不如閒。』我們為著這幾分利己，沒奈何早起晏眠，你出家人吃著十方，穿著十方，既不貪圖名利，又沒有榮辱得喪，這般時候正好在梅花帳內，軟草茵中，長伸淌腳，安穩睡一覺，何苦也這般早起來等開門？」湘子未及開言，內中一個人道：「朋友，你那裡曉得這道人的心事？他是衝州撞府，街坊上說真方、賣假藥，慣會油嘴騙錢的花子，假裝這般模樣。據我說起來，他心裡有做不得賊，挖不得壁洞的苦，你這朋友怎麼把那山中的高僧來比他？」又一個道：「呆朋友，道路各別，養家一般，你我為利己，難道這小師父是個神仙？他早起晏眠，不過也只為利己心重，如何說他做不得賊挖不得壁洞？」一個道：「他或者是牢獄中重犯囚徒，爬牆上屋，逃走出來的，裝做這般模樣，恐怕開口露出馬腳來，故此夾著這張嘴。」一個道：「他這般小小年紀，想是不學好，被父母打罵一場，氣苦不過；或者功名上沒緣，羞恥不過；或者是妻子被人搭上了，忿氣不過，沒奈何裝做這忍辱的模樣也不見得。」一個道：「列位老兄，趙錢孫李，各人心裡，何苦說人道人，替人耽憂。《千字文》上說得好：『罔談彼短，靡恃己長。』又有詩云：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』開了門，大家跑之夭夭，沒要緊在這裡討舌頭的便宜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位老兄說得極是。」大家拍手拍腳笑了一場。湘子目睜口呆，猶如聾啞的一般，不敢回答一句。說猶未了，管城的來開了門，各人搶先跑去了，只剩下湘子一個，尋思道：「我如今是巨魚脫網，困鳥離籠，此時不去，更待何時！」他口唱道情，趨行前去。詞名《桂枝香》：

至今日，便離城，訪仙家，做好人。看你為官為宦，圖些甚？辭別了六親，跳出了火坑，把酒色財氣都休論，兩離分。華堂精舍都不愛，我愛臥松陰。

天清月皎，白雲弄巧。脫離了業海波濤，不顧家中老小，把家緣棄了，把家緣棄了。逕往山中學道，日勤勞，但得成功就，飛上九霄。

畢竟不知湘子此去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